

ISSN 1997-3721

師大百年史 學報 No. 13

2020年12月31日出刊

BULLETIN OF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NTNU

TAIWAN

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校園景觀的形成

賴俊諺

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校園景觀的形成*

賴俊諺**

摘 要

日治時期近代學校成立以來，校園便開始出現花圃綠樹等植栽。本文旨在透過法規規範、教育期刊以及公學校檔案釐清與校園景觀相關的教育活動與意義。「學校園」可包括學校中各項植栽與畜牧園區。明治 38 年（1905），臺灣教育界開始討論「學校園」的設置，定位出培養「美的感知」、「勤勞道德」、提供「理科直觀教材」、「實驗適當植物」以及「提升農業技術」等教育目的。「實驗適當植物」為透過栽植實驗以改良在地作物，與嘗試種植自南洋等地引進的熱帶植栽。因此學校植栽成為總督府塑造臺灣熱帶意象的一環。「提升農業技術」明示公學校教育有意於培養農村基本人力，相較日本或臺灣的小學校著重栽花蒔草的教育，更具殖民色彩。

對於統治者而言，學校空間是有別於教科書的工具，透過視覺與勞作教化引導學生符合統治的教育理想。政權轉移之後，校園中農業實習的教育功能褪

* 本文改寫自筆者碩士學位論文《日治時期公學校校園空間的利用與農業實習教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第二章〈公學校裡的學校園〉。感謝論文指導教授許佩賢教授於撰文期間的協助與建議，及本學報兩位匿名審查人寶貴意見，讓本文論述更加完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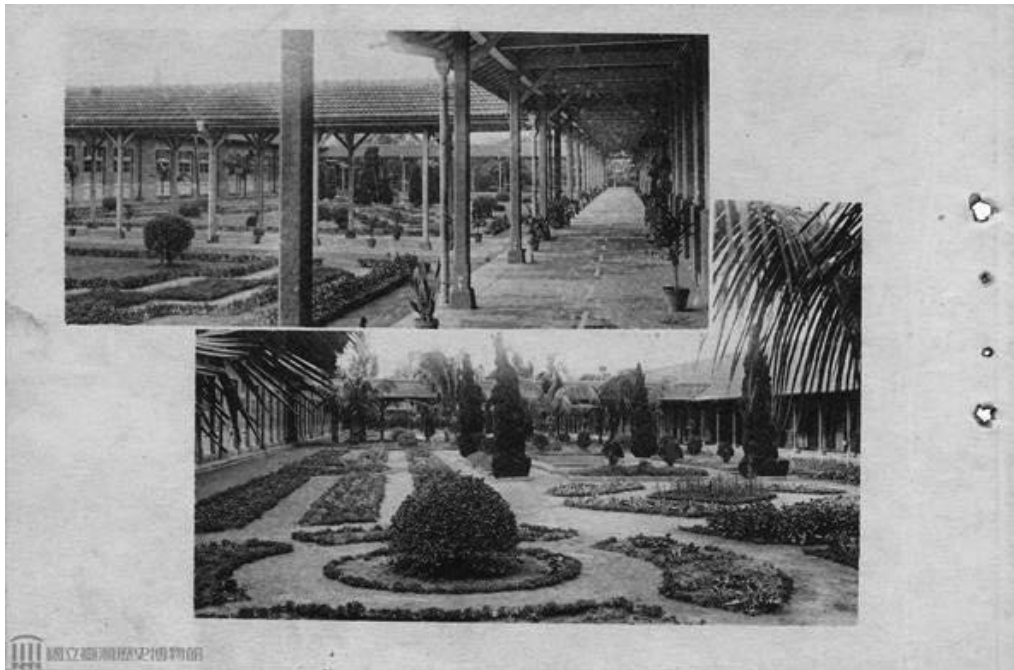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

去，存在的造景仍舊保存著美感視覺規訓，以及等待被賦予新教育指標的可能性。

關鍵字：學校園、校園景觀、空間配置、感官規訓

一、前言

走進現今小學，進入校門以後，大概都會先看到校庭中被修剪整齊的花圃；校舍建築的中央或後方是體育課上課用的操場，周圍有著整排的樹蔭；部分的學校可能還會設計一座「開心農場」，作為自然課觀察或美術課寫生的園地。這些我們習以為常的校園景觀，並不是自然形成，而是從日治時期在近代學校發展的過程中被刻意設計出來，蘊含著特定的目的。



圖一 臺南市末廣公學校校園景象

資料來源：「臺南市末廣公學校中庭照片」（1940年03月01日），《臺南市末廣公學校第16屆畢業紀念冊（1940）》，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號：2009.008.0058。

圖一為昭和15年（1940）臺南市末廣公學校（隔年改制為臺南市末廣國民學校，為今臺南市進學國民小學）的校園景觀。照片中呈現的是兩棟校舍間的中庭空間，可以看到庭園中被規劃了數個大小、形狀不等的小塊花圃，有小徑

環繞，樹木花草皆經過細緻的剪裁修飾。園中有被修剪成圓形的福建茶樹；還有龍柏、蒲葵、可可椰子等不同樹種，花圃中有彩葉草等各式花草，迴廊中也以數盆虎尾蘭、變葉木裝飾。這樣的校園景觀與現今校園的模樣，有相當類似的，筆者開始思考為什麼學校裡面會有庭園花圃呢？學校的庭園為什麼種這些樹或花呢？誰來照顧這些樹木花草呢？本文嘗試回答上述問題，追索日治時期公學校校園園藝形成的歷史脈絡，並探討校園植栽被賦與的教育意義。

過去關於校園空間的研究多以探討校舍配置為核心，較少深入探討學校庭園的功能。周慧茹整理公學校理科教育的發展，指出校園中的「學校園」及實習地是理科強調「直觀學習」（即透過觀摩實際樣品的學習方式）的實踐所在，而這兩項設備都與農業教育培養技術有關。¹ 1930年代盛行的鄉土教育運動，期待學生從親近土地，進而涵養愛國心。詹茜茹認為農業教育之所以會是鄉土教育運動中的重點課程，理由在於將學校園等校園空間作為親近土地的教材。²

從這些研究，我們了解到校園空間的規劃與學校的學習內容有一定的關聯性。但是實際上，學校園、實習地等校園空間是如何出現的，其本來的目的與實際的狀況如何，學校實際上如何規劃這些空間等問題，仍有待進一步探討。本文以「學校園」為中心，探究上述課題。

「學校園」一詞是日文詞彙，用中文來表現的話，大概可以用「校園」來表示。但「校園」也可泛指整個學校範圍，為了行文討論方便，以下原則上使用「學校園」一詞，來表現日治時期公學校中種植花草樹木的庭園、花圃。

¹ 周慧茹，〈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理科教育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² 詹茜茹，〈日據時期臺灣的鄉土教育運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1992）。

二、學校為什麼要有庭園？

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的各項規定，有不少參酌日本本國小學校的規定，校園設施的規定也不例外，因此本節首先回顧近代日本小學校學校園的發展，以與臺灣公學校的學校園相互參照。

近代日本在學校建設之時，通常會依照主事者的設計理想，在校園中規劃「庭園」、「農業練習場」、「植物園」等場所。1890年代，為使利用校園以輔助教學的功能有原則可依循，便仿效歐美國家19世紀以來，將各式校園景觀視作教材，並稱為School Ground的方式，統一以「學校園」一詞稱呼學校中的各式庭園。

「學校園」屬於學校設施的一部分，最早於相關法規中出現是在明治38年（1905），文部省下普通與實業兩學務局頒給各道縣府的《學校園施設通牒》中。該通牒當中提及學校園的教育目的，主要有四項，分別是「美的感知」、「勤勞道德」、「提升農業興趣」以及提供理科「直觀教材」。「美的感知」是要求學生在學校園當中觀察植物修剪方式，理解何謂整齊的美感；「勤勞道德」為學生在學校園勞動，體會勞有所獲的意義；「提升農業的趣味」是為了讓學生從學校園的實作課程，改變以為農業是辛勞乏味的觀念；「直觀教材」意思是指在學校園直接觀察理科所介紹的植物。³

當時，日本的小學校原本大多都已有各種植栽庭園，此通牒主要的功能即統一學校園的名稱，或是加上植栽說明牌，沒有太大的變動。因此，通牒頒布後兩年，據說日本國內約有三分之一的小學校，都設有學校園。⁴

那麼，在殖民地臺灣的情形如何呢？

日本領有臺灣的第三年（明治31年，1898），在臺灣設立公學校，起初公學校多借用傳統廟宇上課，完全談不上校園規劃，隨著部分學校開始找空地新

³ 田中千賀子，〈學校園概念の成立：1905年學校園施設通牒をめぐって〉，《日本の教育史学》52（2009年10月），頁4-16。

⁴ 井上德彌著，蒲化生譯，〈學校園〉，《臺灣教育會雜誌》81（1908年12月），頁11-14。

蓋校舍，校園空間規劃的問題才逐漸出現，也開始制定相關規定。明治37年（1904）「臺灣公學校設備標準」（民政長官第4108號佈達）首次規定校地內不妨礙採光通風的情況下，應種植樹木以作柵欄。⁵ 此時，學校的植栽，只是取代區隔學校內外的柵欄，是功能性的存在，談不上什麼教育意義，也沒有什麼規劃。

大正元年（1912）「公學校規則改正」（府令第40號）整併公學校相關法規，第一次出現「學校園」一詞。其條文如下：

校地在不妨礙採光通風之下，應栽種適當的樹木花卉，設學校園、綠蔭運動場，其周圍應盡量築有綠籬或土牆，並設有必要的校門。（第六十九條）⁶

此條文規定學校應該設學校園及綠蔭運動場，也就是開始規定學校的開放空間應有特定的用途及名稱。花草樹木仍然有圍籬區隔內外的機能，但什麼是「適當的樹木花卉」，法規中並沒有提示。從「綠蔭運動場」的名稱來看，應該是要能夠遮蔭的樹木比較適合。

大正10年（1921）公學校規則改正，其中關於學校空間的規定，只有要求創立學校或修建校舍時，應規劃農業實習地，但沒有再出現「學校園」一詞。⁷ 這個規定其後一直到昭和16年（1941）改制為國民學校後也沒有什麼變化，有可能對臺灣總督府的教育規劃者來說，讓殖民地臺灣兒童農業實習的重要性，比讓他們植花蒔草或可供理科學習的學校園更重要。

但是，另一方面，有可能是受到日本本國教育界的影響，臺灣教育現場的

⁵ 「公學校設備標準配付及七各廳長へ通達ノ件」（1904年06月09日），〈明治三十七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七十三卷教育學術〉，《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000012，頁0083-0084。

⁶ 「公學校規則改正」（府令第40號），《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市：臺灣教育會，1939），頁291-307。原文為日文，筆者翻譯以下同。

⁷ 「臺灣公學校規則改正」（1921年04月24日），〈大正10年4月臺灣總督府報第2360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22360a002，頁0075。

教師從明治38年（1905）開始，經常在教育雜誌上討論學校園的必要性，其中不乏強調學校園的設置可以促進衛生條件，並涵養學生道德與農業技能。⁸ 明治42年（1909），首任殖產局附屬園藝試驗場主任芳賀楯五郎率先提出「學校園」的教育功能，可說是後來在臺灣逐步推廣落實的學校園雛形。

芳賀出身日本山形縣，畢業於札幌農學校本科，曾於明治37年（1904），於美國考察期間出任聖路易世界博覽會臨時博覽會事務局囑託，接著至英國、法國、比利時等地考察，後至錫蘭島佩拉得尼亞考察熱帶植物。明治41年（1908）開始主持殖產局附屬園藝試驗場，直至大正9年（1920）9月，除了受邀演講，曾負責規劃總督府官邸庭園，廣受各地方廳邀請指導圓山公園、彰化街廣場、臺中公園等園藝事務，可見深受統治當局倚重。⁹

芳賀對於學校園的規劃，係於明治42年（1909）所提出。其定義的學校園可以歸納為狹義與廣義兩種。狹義是單純指一塊校內的造景庭園，主要是提供直觀學習的教材；廣義的學校園，則包括以實作為主的農業實習地、學林地或畜牧用的農舍。芳賀認為臺灣的學校園應該具備的教育功能有以下5點：A「美的感知」、B「勤勞美德」、C理科「直觀教材」、D「實驗適當植物」及E「提升農業技術」。¹⁰ 其中前三項與前述日本的文部省通牒的主張相同，後兩項則可以看出臺灣獨特的特色。

D「實驗適當植物」，是指可以利用學校園來種植實驗植物，如自南洋引進的熱帶作物，讓學校成為政府相關單位的植栽實驗室。

E「提升農業技術」，更可以看出臺灣學校植栽教育目的的殖民地特色。明治42年（1909）「公學校規則改正」（府令第40號）規定，公學校自第三學年開始實施農業教學，培養公學校學生認識農作植物並熟悉農業技術；相對於此，

⁸ 渡部春藏，〈學校園の設置を望む〉，《臺灣教育會雜誌》45（1905年12月），頁6-8。按，根據明治38年（1905）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推測，作者應為時任國語學校教授的渡部春藏，原史料作者名誤植為渡部春歲。

⁹ 末武美佐，〈臺灣近代園藝的倡導者——芳賀楯五郎〉，《臺灣學通訊》80（2014年3月），頁8-9。

¹⁰ 芳賀楯五郎，〈學校園に就いて〉，《臺灣教育會雜誌》84（1909年3月），頁24-40。

日本本國農業科是設置於高等小學校課程當中，也就是說，臺灣學生比日本學生更早五個學年開始接受農業教育。前述文部省通牒中說學校園目的之一是為了提升學生對「農業的興趣」，相對會更加注重植栽欣賞的教學；而在臺灣，並不是興趣的問題，而是生活所需的技術，是為了讓學生實作以提升「農業技術」。由此可見，殖民政府期望殖民地能盡快培育具有近代農業技術的農村基本人力，而公學校的學校園便是協助達到此目的的具體園地。

三、學校園的配置

雖然公學校法規上沒有明文規定學校園的設置，但學校園還是逐漸成為公學校校園空間的基本配備。可能也因為沒有法規的強制規範，「學校園」的名稱也沒有統一，各學校會因各校校園的土地面積大小、校園形狀、學習課程的安排及目的，而規劃不同的園地，名稱也各有不同。

1920年代，各公學校在地方人士爭取或地方政府規劃下，逐漸普遍有了獨立校地，到了1930年代對於校園規劃更顯詳細，現存史料中不乏有細緻的校園規劃檔案。本節首先整理學校園會出現哪些園地，再透過公學校新建或增建校舍之際，重新規劃校園的檔案，來理解公學校如何規劃「學校園」在校園中的位置。

(一) 學校園的種類

對臺灣公學校學校園比較全面性的介紹，是1930年代初期的二本專著，分別是臺灣總督府第二師範學校教諭加藤謙一¹¹所著的《臺灣に於ける學校園》

¹¹ 「加藤謙一（任府師範學校教諭）」（1928年01月01日），〈昭和三年一月至三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判任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進退原議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217001，頁0009。

及臺中師範學校教諭福原與之助¹²所著的《學校園藝要綱》。這兩本專著分別討論校園配置的功能以及園藝設計的原則，探討對象是「臺灣的學校園」，意即含括公學校、小學校及其他各級學校。縱使造景原則類似，但教育功能、搭配不同教科的設計下，小公學校仍可進一步比較分析，惟本文鎖定分析公學校校園配置，故暫不多加贅述。兩本專著內容皆歸納學校園的園區類別，並闡述學校園的沿革、意義以及經營方式。

表一為整理自加藤與福原兩者的專著，將學校園分為9類園區。其原來論述中便已提及教育功能，用語恰似前者芳賀所提功能，故筆者以5項教育功能視為出5項指標加以檢視判斷。5項指標分別為：A「美的感知」、B「勤勞道德」、C「直觀教材」、D「實驗適當植物」、E「提升農業技術」。¹³

從表一可見，每種園區都有數種教育功能的附加，不過其中還是有較為重要的項目。首先，觀賞為主的風致園、花壇，通常種植花卉或是小型灌木，以營造庭園或入口意象。這類園地比較著重在培養學生對於植栽景觀的感知層次。第二種為教材園、見本（中文意思類似樣本）園，如其命名一般，主要與教學配合，提供直觀教材。第三種就是著重提升農業技術，體驗實際的收穫，如蔬菜園、果樹園、動物園、農業實習地（農園）及學林地。

除了將學校園各種園區進行具體的歸類整理，加藤與福原皆指出這些園區不僅可做單一教育目的的規劃，也可以是複合功能的園地，如在果樹園下養雞、養蜂，這是學校校地不足時的權宜方式。實際上，各公學校的地理條件皆有差別，因此對於學校園的配置與命名，各校也都會有自己的道理，只是大抵不離以上9種分類原則、5項教育目的。如有命名用字的不同，同樣從字面上即可了解其側重著什麼樣的教育目的。

¹² 「〔師範學校教諭〕福原與之助（補台中師範學校教諭）」（1923年04月01日），〈大正十二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判）第三卷甲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3750047，頁0222。

¹³ 加藤謙一，《臺灣に於ける學校園》（臺北市：第一教育社，1929）。福原與之助，《學校園藝要綱》（臺北市：日刊新聞和同通信社臺灣支社，1933）。

表一 日治時期「學校園」園區分類表

類別	園區用途	A	B	C	D	E
風致園	使校舍玄關與其他建物附近的景致調和的園地。	✓	✓	✓	✓	
花壇	除了花卉類，也可種植如球形甘藍、呈現針狀的青蔥等蔬菜類植物，皆為造景美觀目的。花壇種類可分為顏色花壇、短冊（方形）花壇、花環（圓形）花壇、修剪如大地中人工地毯的絨氈花壇、密集灌木樹叢狀的自然花壇。	✓	✓	✓	✓	
教材園	提供直觀教材的園區，特別需在植物上以名牌載明名稱、科名、用途以及原產地，並置放園區揭示板以利學生觀察記錄。		✓	✓	✓	
見本園	同樣屬於教材園的一種，唯作用於教材園當中植物的亞種或其他相似植物，以作樣本提供學生學習鑑別。		✓	✓	✓	
蔬菜園	日常副食品蔬菜瓜豆類的主要栽種場所，應避免少見不易栽種的種類。因應品評會的舉辦，部份留存供給品賞，部份平分給實際參與的兒童。職員也可透過共同勞作，互相協助分享收穫。		✓	✓	✓	✓
果樹園	日常副食品果物類的主要栽種場所。因應土地可垂直利用的性質，可於果樹下養雞或蜜蜂以收穫雞蛋或蜂蜜。		✓	✓	✓	✓
動物園	飼養雞、豚、蜂、魚類或小禽類的園區，無法大量飼養的情況下，以提供品種樣本為主。		✓	✓	✓	✓
農業實習地（農園）	農業實習地多設置於校外，本身可再規劃其他種類的園區以彌補校內空間不足情況。本園區以兒童實習栽植各類作物為要。		✓	✓	✓	✓
學林地	果實皆為短期可收穫產物，苗木的栽植是畢業生與在校生之間的傳承與共同回憶。學林設置視情況而定，不一定設置於校園之中，應以容易抵達的附近場所為要。其中栽植相思木、龍眼樹、扁柏、尚楠等樹種，販賣後可累積學校基本財產，亦可作為震災時，臨時搭設的建材。		✓	✓	✓	✓

說明：左欄「園區用途」，整理自加藤謙一，《臺灣に於ける學校園》，頁 97-248，福原與之助，《學校園藝要綱》，頁 18-19，20-90 專書內文。右欄為教育功能 A「美的感知」、B「勤勞道德」、C「直觀教材」、D「實驗適當植物」、E「提升農業技術」5 項指標勾選檢視結果。本研究係以芳賀鐵五郎，〈學校園に就いて〉頁 24-40 論述為指標設定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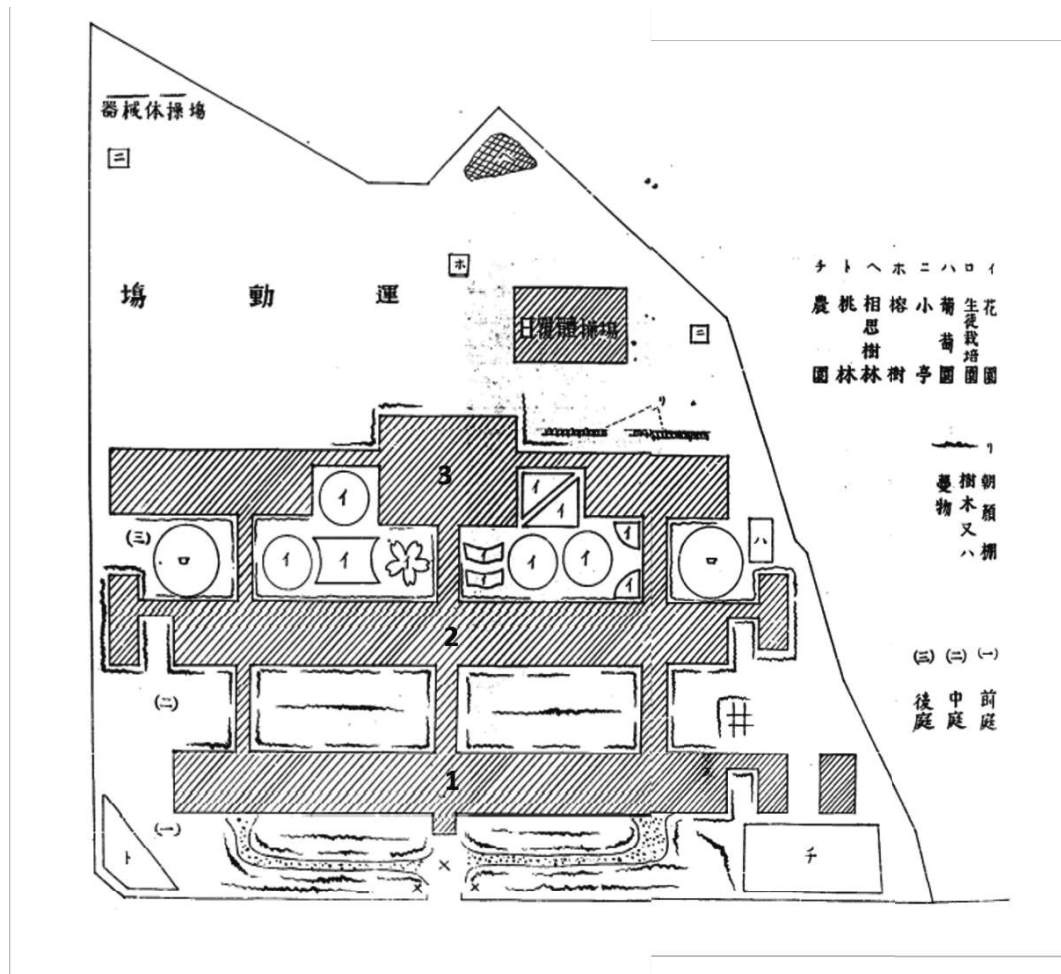
(二) 學校園的具體規劃

以目前可見資料，最早有完整的學校園規劃係艋舺公學校（今臺北市萬華區老松國民小學）。明治40年（1907）艋舺公學校自艋舺學海書院搬遷至現今老松國民小學校址，由該校教諭加藤忠太郎負責改善塵土飛揚的校園，邀請了芳賀楸五郎作為園藝規劃顧問。

圖二係明治41年（1908）完成建設後所繪配置圖，可見艋舺公學校方正的校園，北邊（圖上方）有大片運動場，校舍有三棟，長形的校舍中間有廊道連接，而做出8個空間，這些空間被規劃為各式學校園。第1棟（標記1）和第2棟（標記2）中間為架設棚架藤蔓，設計為遮蔭空間；第2和第3棟（標記3）校舍中間的兩個空間規劃著圓形、花型等花圃，修飾方正對稱的校舍。同樣位於2、3棟校舍間，最左右兩端規劃為「生徒栽培園」，性質類似農業實習地，但主要栽植觀賞用植栽，而非稻米等農作物。除了校舍區，學校最北方為相思樹林、西南方為桃林，即學校園當中的「學林地」；葡萄園即果樹園性質，同樣提供學生實物觀察與農業實習。¹⁴

艋舺公學校的校園不乏可見芳賀提倡學校園應該具備5種教育功能的設施，這也表示在1910年代前後，公學校便已有能力進行相關規劃，但是這係目前少見的日治前期規劃案例。其他公學校若有獨立校地，規劃配置圖多以校舍為校舍為主。圖三為興直公學校（今新北市新莊區新莊國民小學）在大正元年（1912）因校舍不足而須擴充校地，規劃的配置圖中僅可見「既有校舍」與「未成校舍」兩類，校舍旁邊就是田、畑、埤圳，甚至沒有明確的校地區隔，自然也談不上學校園的規劃。相對完整的規劃配置檔案，直到1930年代，才有較多的資料。以下同樣用臺北周緣的新莊地區的興直公學校等例，來看看不同的地理環境下公學校校園的規劃。

¹⁴ 加藤忠太郎，〈我が學校園〉，《臺灣教育會雜誌》75（1908年6月），頁9-15。



圖二 艋舺公學校校園園藝配置圖

資料來源：加藤忠太郎，〈我が學校園〉，《臺灣教育會雜誌》75（1908年6月），頁9前頁圖。



圖三 1912年興直公學校校地校舍擴建圖

資料來源：「興直公學校校地取擴ノ件認可（臺北廳）」（1912年01月13日），〈大正元年永久保存第九十八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009002，頁0021。

說明：實線校舍為預計增建的校舍(未成校舍)，虛線部分的建築為「既成校舍」，意思是將原有建築繼續使用。



圖四 1934 年臺北州新莊公學校校地校舍配置圖

資料來源：「新莊街小公學校建築資金借入（指令第七四一一號）」（1934 年 12 月 01 日），〈昭和九年永久保存第十八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634001，頁 00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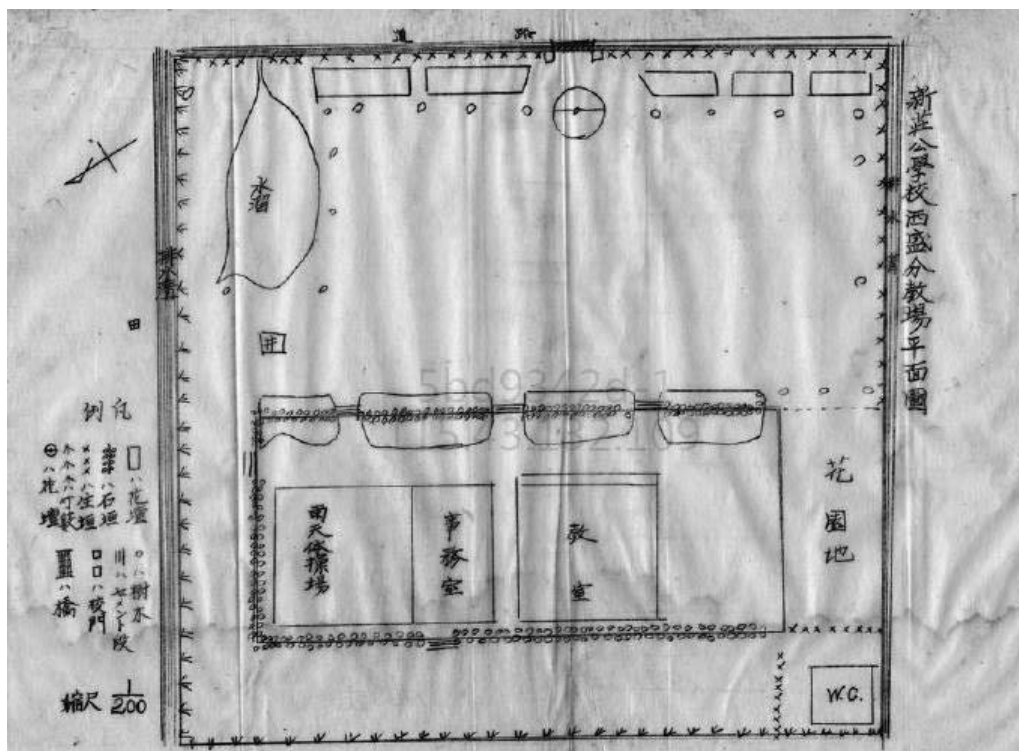
說明：圖中可見風致園（標記 1）、花園（標記 2）、池（標記 3）、園藝園（標記 4）、農場（標記 5）、宿舍及果樹園（標記 6）等學校園設置。

昭和9年（1934）新莊公學校（1921年改名）為因應學生招收人數增加，而實施校舍擴建，這時經費申請的檔案，難得出現了具體的本校與分教場的學校園配置設計，提供了我們很好的討論事例。圖四即為昭和9年（1934）新莊公學校配置圖，從一進入校門（標記1）便規劃有風致園，進到學校之後，兩座「ㄇ」字型的校舍中間前庭為花園（標記2）；後為可供學生觀察水生植物、魚類的水池（標記3）。校舍旁的園地闢為提供學生觀察與理解庭園造景的園藝園（標記4），運動場後方為飼養牛雞豬的農場（標記5）。

檔案中的說明指出，農場被同時被置於宿舍旁邊，是基於空白敷地的充分利用，也是因為該建築周圍排水系統完善，衛生條件能有所掌握的選擇。校門對面為教職員宿舍（標記6），東側闢為果樹園，而宿舍周圍種植如臺灣連翹等苗本。這些亦都是為了充分利用校園空地的配置設計。¹⁵

圖四可見運動場周圍有一圈以小圓圈打點的標記，這係標明列植綠樹以作為遮蔭的配置。一般學校做此設計是有意在採光、遮蔭以及阻擋校外人車等噪音之間達到平衡。新莊公學校西盛分教場（今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以及頭前分教場（今新北市新莊區頭前國民小學）也可以看到一些打點的標示，亦各有遮蔭與格局修飾的功能。

¹⁵ 「新莊街小公學校建築資金借入（指令第七四一一號）」（1934年12月01日），〈昭和九年永久保存第十八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634001，頁0058-00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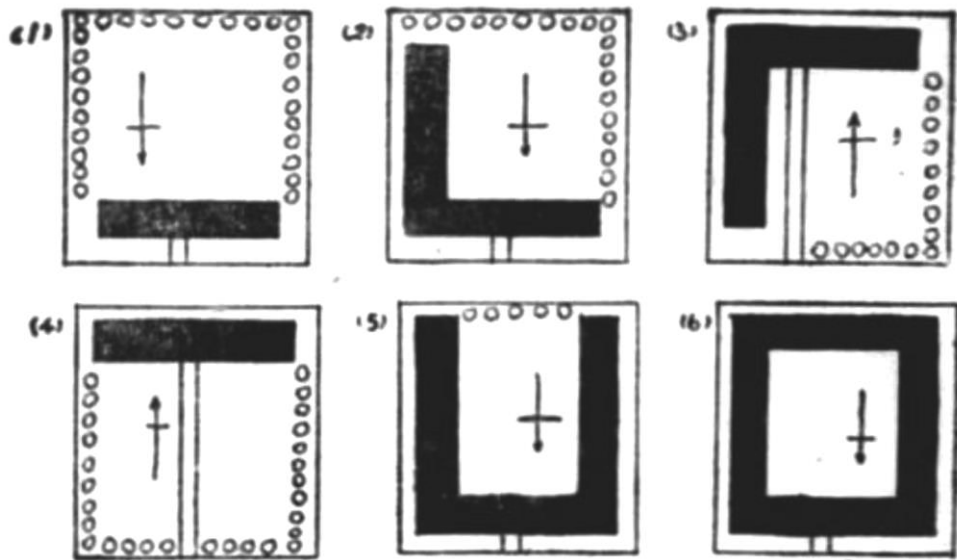
圖五 1934 年臺北州新莊公學校西盛分教場平面圖

資料來源：「新莊街小學校建築資金借入（指令第七四一一號）」（1934 年 12 月 01 日），〈昭和九年永久保存第十八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634001，頁 0079。

圖五為西盛分教場的學校園配置圖。這個校園就不像新莊公學校一般，有三進的校舍，而是簡單的長方形校舍左邊分為事務室、雨天操場以及右邊獨立一棟教室，坐落於校庭後方。校舍旁設計為花園地，透過檔案說明可知是如同教材園功能。

從校舍群再放眼整體校園配置，校門設置在東南方（即圖上方），進校門後要先經過中間的圓形花壇，兩側則為短冊花壇，再經過水池。在水池與花壇內側的校庭周圍，可以看到如同新莊公學校一般的圓圈記號，同樣也是標記單棵樹木的種植位置。這些記號在校舍前並沒有劃記，而是到花園地前方才又接

續標記。這種情況下的樹木配置，就不單是為了遮蔭與遮蔽噪音。此設計常見於校園或校舍規劃出現「缺角」之際。圖六為前節所提加藤謙一《臺灣に於ける學校園》一書所整理，各校因應不同校舍格局，樹木排列隨之改變的方式。從圖中可以看到，在校園注重整齊方正格局的要求下，校舍還要參考採光通風衛生等條件，發生不可避免的「缺角」，便需用植栽加以修飾，如以「凵」字型校舍在正門之前開一道路，四周植樹；「L」字型校舍，則於後方植樹一排。¹⁶ 下文將再討論頭前分教場的校園配置，更是將花壇、教材園設計成不規則形式，便也同時呈現了以單棵樹木或綠籬修飾整體格局的設計。



圖六 校舍（塗黑部分）與樹木栽種（小圓圈標記）配合格局圖

資料來源：加藤謙一，《臺灣に於ける學校園》，頁 31。

回到西盛分教場的配置，在進到校舍群之前可以看到還有第二重用石磚推砌的圍牆（石垣）環繞，才進到校舍區，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設計，為何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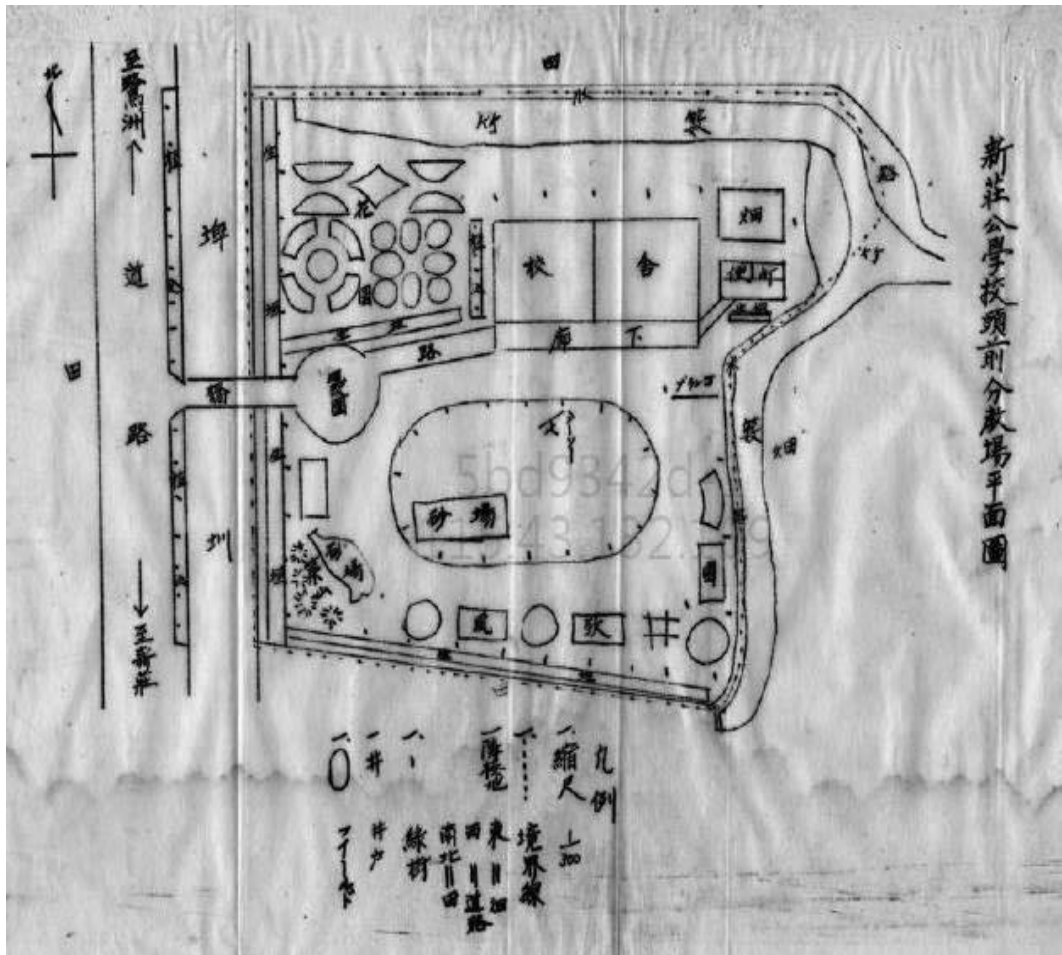
¹⁶ 加藤謙一，《臺灣に於ける學校園》，頁 31。

盛分教場設有二重圍牆？第一重是校門那側以短冊花壇形塑內外的設計，以及花園地該側的圍牆係採用採用綠籬(生垣)，北側及東側則採用竹籬(竹藪)；第二重便是校舍周圍的石牆。檔案中即給予解答，雙重圍籬的設計是有意於防止水氣滲透。在配置圖的北側(左側)可見一排水溝(即現今的潭底溝)流經，長久下來便容易造成校舍受潮而產生蟲蛀，引發建築危安問題。¹⁷

頭前分教場同樣也有埤圳流經，而且就是在校門前，所以學生上學必須要先經過陸橋。圖七即昭和9年(1934)頭前分教場的校園配置圖，不過縱使有水氣，但因為校舍原來規劃就是離埤圳有一定距離，故校門位置便沒有採取竹籬，而係採用生垣(即綠籬)以協調意象。經過校門之後，進入校舍之前同樣也有校庭空地可作為學校園規劃。此處設計有圓型風致園，再由曲徑延伸廊道直通校舍，兩側敷地規劃為運動場地及學校園。校庭風致園北側為「花園」，除了造景功能，此處各式不規則的「フィールド」(Field)，按其功能依檔案說明，就是因應季節或教學進度可以種植各式苗木的見本教材園地。教材園的前側設計有生垣，以及校舍後方規劃種植一排樹木，即有意於修飾校園格局的方式。¹⁸

¹⁷ 「新莊街小公學校建築資金借入(指令第七四一一號)」(1934年12月01日)，〈昭和九年永久保存第十八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634001，頁0051。

¹⁸ 「新莊街小公學校建築資金借入(指令第七四一一號)」(1934年12月01日)，〈昭和九年永久保存第十八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634001，頁0078。



圖七 昭和 9 年臺北州新莊公學校頭前分教場平面圖

資料來源：「新莊街小公學校建築資金借入（指令第七四一一號）」（1934 年 12 月 01 日），〈昭和九年永久保存第十八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634001，頁 0078。

頭前分教場裡不規則狀的教材園，可延伸討論學校園內的取徑的設計，這邊同樣以此實例呼應前節所提史料論述。學校園除了庭園格局規劃，如若園內植栽遭到使用者任意踐踏，將會破壞整體造景美觀，故須考量整體動線原則是否能使師生感到方便。舉例而言，學生在校庭最西南端欲前往最東北端時，沒有直接的取徑便違反了動線原則，但是對角線的路徑設計會使庭園有腹地縮減，故庭園設計多會採取弧形曲徑，且庭園邊緣必然要種植「緣取類」植物，其意義就是在保護園內植栽，且限縮當下使用者動線的抉擇。另外，圓形花壇或弧形取徑還能使方正的校園增添活潑氣息。¹⁹

上述各公學校，不論是本校還是分教場，其學校園形狀與配置皆各有特色，由此可呼應學校園的設計，各校都是依現地條件進行規劃。細節的部份有如植栽排列，如何塑造整體格局；圍牆用材，可看出學校如何防堵水氣等容易造成校舍建材損壞的疑慮。此外，學校為加強學生美感、直觀教材，而以人為方式設計自然景觀庭園，再加上取徑等細節設計，表示其中的規訓蘊含有感官、認知以及行為三種層次。

四、學校園的植栽品種

透過校園配置圖可以知道學校園具體的規劃格局，然而卻很少有學校於配置圖上標明種植的植栽種類。從學校日誌、沿革誌等資料，可知學校園當中種植甚麼植栽，公學校老師必須走訪地方，了解當地農產特色，並參酌總督府殖產局推薦的苗木，以評估規劃。²⁰ 大正3年（1914）《公學校農業教授書》出版，其中不乏介紹可普遍栽植於全臺的植栽作物。這本提供公學校老師於農業課時用的參考書，雖然不具有規定學校必須栽種什麼植栽的強制力，但學校園有個功能係「提供直觀教材」，因此本研究還是加以參考，探討學校園可能會

¹⁹ 加藤謙一，《臺灣に於ける學校園》，頁 25-26。

²⁰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國民小學，《興直公學校沿革誌》，未出版，頁 26-27。

出現哪些植栽。

《公學校農業教授書》依植物為草本或木本屬性進行分類，另有花壇、水產、土壤、肥料等類別，本文較無探討的動物類，亦有家畜家禽或農產品相關篇章加以介紹。植栽主要是普遍見於臺灣島內，幼童也能輕易學習種植的植物，而學校園當中的造景花卉也同樣經過篩選以適合臺灣氣候，尤其是紀錄於第三學年用書中〈花壇〉此一單元。²¹

〈花壇〉開頭說明校園中的花壇是指校庭中、校舍運動場周圍的花木裝飾園地，其實也就是現今的「花圃」。透過花壇可以培養兒童觀察力、理解「自然與人生」、培養審美以及涵養植物愛護態度。其中將造景植栽分為5類：「緣取用(Border)植栽」、「綠籬類」、「小灌木類」、「遮蔭類樹木」以及「花壇內用草木」。²²

前4類共通屬性是可以修飾校舍或是花圃的邊緣。「緣取用(Border)植栽」意指如金盞花、千日紅、三色堇等，這些植栽特性容易叢生，不易長高，可以修飾花壇邊緣。「綠籬類」的功能則是直接作為校園圍牆，常綠枝枒繁密，又容易垂直生長的植栽，如臺灣連翹、月橘、秀英及時針草(西番蓮)等。「小灌木類」多為單棵點綴校園，或也可作為花壇中的植物，如含笑花、變葉木(花松)等。最後「遮蔭類樹木」，在地種有成長速度快但樹齡短的相思樹、苦楝、欖樹，樹栽健全永固的榕樹、茄苳以及兼具實用與健全扎根的樟樹以及其他果樹。基於讓校園能盡速有遮蔭樹木的理由，學校會優先選擇可以快速生長成材的樹木，最常見的就是上述的茄苳、相思樹、榕樹、苦楝。

除了修飾邊緣與遮蔭等分類，第5種就是「花壇內用草木」，指的是栽植於花圃當中的花草。花壇單元中介紹有金蓮花、萬壽菊、鳳仙花、百日草以及金魚草等植栽。農業課程蔬菜類植物細節的栽植方式，故皆獨立單元介紹，不多

²¹ 臺灣教育會，《公學校教授要目第二篇(代謄寫)農業科裁縫及家事科》(臺北：臺灣教育會，1913)，頁1-14。

²²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農業教授書 第三學年用》(出版地不詳：臺灣總督府，1914)，頁10-11。

在此單元多加著墨，但如甘藍、茼蒿、花椰菜，如此有「花狀」的植栽，亦在論述中提及可被栽植於校園花壇之中。²³ 如此篩選原則，符合花壇講求首要注重造景美觀功能，其次是直觀教材的屬性，其他教育功能便需依靠如教材園等園區加以落實。

上述舉例的植栽皆為臺灣在地種植物，農業教授書亦額外紀錄自南洋等地引進植物。雖然其中的行文，在園藝功能分類之後，便將在地種與引進植物混和介紹，僅在該植栽項目註明「南洋引進」等敘述。其種類繁多，花卉類如天竺葵、萬壽菊等，更顯著的是樹木類植栽，如紫檀、緬甸合歡（ビルマネム）、鳳凰木、以及棕櫚科植物，如大王椰子、可可椰子（即普通椰子樹）或虎（狐）尾椰子樹、黃椰子，其他類似樹種則有旅人蕉、蒲葵等。²⁴

熱帶性棕櫚科等植物，相較本地樹種如榕樹、樟樹等，遮蔭效果並沒有更為顯著，尤其葉片稀疏程度，反而使得遮蔭效果更不理想，但是為甚麼仍要推動熱帶植栽的廣泛種植？本議題尚可進一步與日治時期臺灣地景設計等研究呼應，具體在學校園當中，高聳筆直的熱帶植物其功能除了遮蔭以外，就是有效地形塑視線焦點。相較在地樹種營造的林蔭大道，椰科植物的筆直排列更能聚焦凸顯校舍的核心地位。由此可知，將學校形塑為一具有「權威性」的空間，除了建築格局，植栽的應用與配置亦不可忽視。

學校園「實驗適當植物」還有一個實際功能，便是藉著學校鼓勵在地居民，投資農產副業。棕櫚科的植物當中，可可椰子能夠結出果實，並可作為飲品販售。殖產局有意將此推薦給地方社會，便多推薦學校栽植。²⁵

1930年代，具體政策安排更顯統治者落實地景熱帶化的積極，地方州廳開

²³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農業教授書 第三學年用》，頁 13-37。

²⁴ 臺灣總督府營林局，《臺灣行道樹及市村植樹要鑑下卷》（臺北：臺灣總督府營林局，1920），頁 117-124。

²⁵ 渡部湖村，〈學校園補遺〉，《臺灣教育會雜誌》104（1910年11月），頁 23-27。按：此處的作者渡部湖村，查總督府職員錄應為明治 43 年（1910）自國語學校轉任內務局學務課視學官的渡部春藏。渡部湖村應為投稿筆名，而題名中的「補遺」，係補先前投稿〈學校園の設置を望む〉一文。

始制定州內熱帶樹木栽植獎勵措施，例如昭和14年（1939）臺中州廳為鼓勵居民及學校積極響應造林事業，並且嘗試熱帶植物的栽植，便制訂「臺中州林木獎勵規則」補助配合造林事業的團體。政府特別針對熱帶樹木栽植的獎勵措施，又搭配愛林日運動的殖產局苗木發放，便促使校園造景普遍有了南洋熱帶意象。²⁶

當然，學校當中是否曾經嘗試種植溫帶植物？明治43年（1910），一位學務課視學官的感嘆，可知是學校園栽植熱帶植物，其實也是一種「實驗適當植物」的表現：

栽種在地作物、椰子等是獎勵作物的結果，也有效達成美觀遮蔭的效果。……因眷戀著內地，想栽種牡丹和芍藥卻遭遇失敗；年年訂購櫻花與海棠也總是枯死。到底要如何才能有好的結果呢？想透過這次的投稿，來懇請大眾的建議。²⁷

這段文字表示學校園當中種植什麼植物，學校確實受到總督府或地方政府的獎勵措施影響。出身日本本國的老師，其實想透過栽種日本家鄉的植物以解鄉愁。牡丹、海棠、櫻花以及芍藥卻都是溫帶植物，以當時的栽種技術在臺灣平地很難栽種成功。大正9年（1920）臺灣總督府營林局出版《臺灣行道樹及市村植樹要鑑》上下兩卷，主持編撰者是被視為臺灣熱帶植栽引進重要推手的田代安定，推薦作為行道樹或庭園造景的樹種中仍少見溫帶品項。學校園便在「順應在地氣候」的實驗理由下，可謂冠有「熱帶意象」這項附屬指標。

²⁶ 青木繁，〈臺中州獎勵林木造林要項（第一編）〉（臺中市：臺中州愛林組合，1939），頁 24-29。

²⁷ 渡部湖村，〈學校園補遺〉，《臺灣教育會雜誌》104，頁 27。

五、誰來照顧學校園的花草

學校園當中的植栽，被設計為師生校園生活中，隨時可接觸的「直觀教材」，觀察記錄這些「實驗適當植物」，了解植物的生長特性，累積植栽的近代學理知識；修剪整齊的園區，便是涵養學生對自然景觀「美的感知」。而這些植栽如何被栽植，以及被誰修剪照顧？其實大部分工作都是學生透過勞動實習來「承包」。

畢業於小池角公學校（今澎湖縣西嶼鄉池東國民小學）的黃清舜先生，便在其回憶錄中提及五、六年級時，詳細的農業課情景。當時，對農業有興趣的同學，一點也不厭惡臭，搶先準備水桶、扁擔等工具，以利到廁所撈人糞尿，再到農業實習地施肥。對於體小身弱的黃清舜先生而言，頗有不堪負擔之狀，但不得不參與，充分體驗到刻苦耐勞的滋味。²⁸

後來，根據《一生的回憶》所載，昭和8年（1933）9月黃清舜先生赴望安公學校擔任訓導，當時校內運動場牆邊尚有餘地，於是規定五、六年級學生協助搭建農園。每日學生有空時必須到海邊搬運疊牆的石頭，經過一個月方完成建設。此塊農園，秋冬時種植甘藍或蔥，春夏則種植瓜類，收成後師生便一同享用。²⁹

透過這些回憶可見農業課程的勞作，標榜陶冶「勤勞道德」係如此落實於學生心中。前述學校園教育理想中，勞動過程、收穫分享等，甚至空間開拓的實際情況，也透過當時作為學生或老師的回憶錄加以實證。不過還是有一些被視為較高難度作業，如樹冠裁剪，此時便會由老師帶領進行「見習」。堅持每項作業都讓學生參與，最實際目的就是為了落實「提升農業技術」，這項最具殖民特色的教育功能。從公學校紀錄中，便可更了解具體的教學活動設計。

溪州公學校（今新北市永和區永和國民小學）留下1930年代學校園設計與

²⁸ 黃清舜，《一生的回憶》（澎湖縣：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19），頁 28。

²⁹ 黃清舜，《一生的回憶》，頁 157-159。

教學研究紀錄，其中可見實作教育層面的例證。溪州公學校將校內學校園區分了八個類別，「風致園」、「果樹園」、「實習園」、「花壇」、「教材園」、「鉢植」、「教材池」以及「校庭周圍」。³⁰ 其他園區前文都已有說明，比較特殊的園地命名是「鉢植」與「教材池」。「鉢植」指的是以盆栽種植草本植物；「教材池」則是栽種水生植物的池塘，其實同樣可以歸入教材園或花壇項目當中。

溪州公學校的紀錄可知學校園當中栽植作物，配合的學科有4科，分別是國語科、理科、地理科以及農業科。其中計有313次的植栽被教科書提及，不乏有如甘蔗、稻米等常見植栽在各科貫通屬性下被詳加介紹。

為了因應學生可以直接觀察紀錄並實作栽植，溪州公學校每年都會更新教材園內的植物品種。這些苗木除了與苗圃購買，也會向民眾購買幼苗，並邀請民眾一同種植收穫。學生在這些園區進行的實習課程有，觀察植物生長、修剪枝桠、紀錄植物解說明牌上的品種與用途、練習播種嫁接等，透過反覆的勞作過程熟悉這些學知。³¹

農業實習的課程也可能在農業實習地進行，若將這些作業內容與傳統農活進行比較，可說作業內容近乎沒有區別，不過就是每一步驟都被加以「理論化」、「課程化」。如調製肥料與土壤即可控制土地的肥沃程度，教育學生記錄與量測，培養數據化掌控地力的能力，將過去可能需要幾十年經驗轉化為理論，塑造「近代即進步」的表徵。

檔案當中亦指出這些勞作，就是在培養學生理論化的農業技術，同時也是在提升學生對於學校歸屬感。如此的論述，早在明治42年（1909）芳賀楸五郎的文宣中，其實也有所提及。不過如何產生歸屬感，似乎因為是感性的情感，所以都僅簡單的語句帶過。由此可見，校園植栽除了明確的五項教育功能以外，亦關係著學生產生對近代學校好感、歸屬感等難以用文字敘述的附加功能。

³⁰ 溪洲公學校，〈實科教育並に學校園に關する研究〉，收於海山郡教育會，《昭和七年度小公學校研究蒐錄》（海山郡：海山郡教育會，1933），頁 233。

³¹ 溪洲公學校，〈實科教育並に學校園に關する研究〉，頁 237。

畢業紀念冊中的影像紀錄，也是可以了解當時學校如何維護學校園的實證。下圖八是昭和11年（1936）士林公學校女學生於家事課時，進行園藝實習的情景。在此校庭中可見弧形花圃栽植彩葉草等植栽，與本文前言舉例的末廣公學校一般，其校園園藝呈現著修剪整齊、對襯均勻的配置。照片中身著制服的女學生，在班導師的監督下，正拿著鋤頭進行鬆土以及修剪的作業。圖九則為昭和17年（1942），臺南市末廣國民學校男學生穿著制服，正拿著鋤頭、掃帚、水桶進行學校神社環境清潔作業。畢業紀念冊中的照片必定經過篩選，此時校園環境打掃的工作，強調與神社奉獻服務結合，無非明示著勞動作業就是在進行涵養國家意識的規訓。

照片中可以看到同學手上工具各自不同，此處還有一個細節設計在於訓練農業技術以外，也會希望透過全班或小組團體的方式培養學生分工合作的默契。課程會要求學生擔任器材保管人，如有器材破損，重點不是要求學生償還，而係從修繕、面對自己錯誤以養成負責任態度。³² 綜合各教育活動環節，從庭園劃分、植栽移植、活動進行方式等，栽植著自然植栽的學校園，其實皆為人所設計，以期達到培養近代化學知與人力的教育目的。

³² 牧辰二，〈公學校の農業實習（一）〉，《臺灣教育》130（1913年2月），頁24-25。



圖八 士林公學校六年梅組園藝實習

資料來源：「士林公學校六年梅組園藝實習」(1936年)，《臺北州士林公學校本科第35暨高等科第12屆畢業紀念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號：2001.008.0074。



圖九 末廣國民學校學生學校神社勞動

資料來源：「末廣國民學校六年四班學校神社勞動」(1942年03月01日)，《昭和十七年度臺南市末廣國民學校畢業紀念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號：2010.015.0209。

六、結語

19世紀以來，歐美國家利用School Ground，不僅企圖在學校當中，以人造庭園方式呈現「自然景觀」，同時也將其視為一項教材資源。這個設計展現出人類企圖馴化自然的一面，透過整齊美觀與色彩協調的意象，讓學生身處校園便同時接受著有別教科書的感知規訓。明治38年（1905），日本引進這套校園規劃理念，推動國內小學校普遍設置「學校園」以陶冶學生「勤勞道德」、「美的感知」的道德觀，並作為激發學生「農業興趣」及理科「直觀教材」園地。

明治40年（1907），臺灣也在芳賀楯五郎等人的推動，開啟以校園設計「自然景觀」的歷程。公學校成立之後，基於美化環境改良地方農業的動機，公學校老師、學務視學官或殖產局官僚也開始討論如何將校園空白敷地規劃為「學校園」。1930年代，出現如何具體讓學生從教學活動中獲得教育效果的研究。簡言之，這些園地正是在進行著一場有別於教科書的感官與勞動規訓，如若能進一步跨學科領域討論，即是實施教育學上所定義的「潛在課程」。

本文起先以校園園藝的概念爰用「學校園」一詞，行文當中透過公學校文獻釐清其分類屬性。狹義上是以作為「教材」的園地，包括偏重了解特殊植物的「教材園」，側重培養美感的有「風致園」及校庭花壇；廣義的學校園，則含括實作為主的農業實習地、果樹園，甚至是動物園、農舍等。這些分類確實皆可套用於現今臺灣校園中的花圃以及教材園兩種設備。

學校園提供「直觀教材」，讓學生可以實際觀察植栽生長情況，透過感知或勞動實習，尚有其餘四項教育目的。「美的感知」以及「勤勞道德」兩項屬於精神層次上的教育，也是與日本本國小學校相同的目的；另外兩項則是針對殖民地特殊設計的「實驗適當植物」及「提升農業技術」。

「提升農業技術」在日本本國以及臺灣小學校課程設計中，為高等科農業科課程中所強調，尋常科僅透過理科教育、學校園植物維護以「提升農業興趣」。而公學校學生開始修習農業科最早是在第三學年開始，並且強調實習以提升

農業技術，顯見殖民地相較本國更加重視技術培養，以促成迅速透過學校教育達到基本農村技術人力的生成目標。

學校園當中的植物選擇講求「實驗適當植物」，可再細分為兩項用意。一是選擇在地植物，這是為了找尋最適宜於各地大量生產的作物。將學校園作為地方農業改造的基地，並推廣至臺灣各地。另一項用意，則是在學校園嘗試種植南洋等熱帶國家引進的熱帶植物。臺灣正位處熱帶及亞熱帶區域，因此成功移植並成為總督府在進行臺灣整體地景意象規劃時的重要元素。

隨著政權更迭，學校仍舊以植物庭園構築著現今的校園風景，不僅是設施規格，甚至對於整齊美感等設計理念，不乏也可見自日治時期便開始出現的遺緒。有別於公學校教科書研究，本文轉向校園園藝，以空間教化的角度探討近代學校教育發展的課題，可知出現在校園的植栽，從栽植開始其規訓便隨之展開。每一項校園設備其實都有其歷史脈絡與意義可循，而教育學及景觀學等其他學門，也可將此議題推廣討論，更進一步釐清近代學校對於臺灣社會發展的影響。

引用書目 (依筆畫排序)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臺灣總督府檔案》

《臺灣總督府府(官)報》

《興直公學校沿革誌》

《臺南市末廣公學校第 16 屆畢業紀念冊》

《臺南州荊桐國民學校初等科第 20 屆畢業紀念冊》

大沼與惣三郎

1931 〈小公學校の花壇に就て〉,《熱帶園藝》1(1): 47-49。

久住榮一

1923 《公學校管理法概要全》。臺北市：新高堂書店。

井上德彌著，蒲化生譯

1908 〈學校園〉,《臺灣教育會雜誌》81: 11-14。

井上德彌著，黃守謙譯

1909 〈學校園(續前)〉,《臺灣教育會雜誌》82: 14-19。

1909 〈學校園(承前)〉,《臺灣教育會雜誌》83: 10-16。

中村三八夫

1936 〈學校園の活用と教材植物〉,《熱帶園藝》6(8): 55-71。

西卷南平

1930 《最新公學校教育指針》。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

伊藤正一

1930 〈學校の庭園について〉,《臺灣教育》332: 23-28。

加藤忠太郎

1908 〈我が學校園〉,《臺灣教育會雜誌》75: 9-15。

加藤謙一

1929 《臺灣に於ける學校園》。臺北：第一教育社。

牧辰二

1913 〈公學校の農業實習(一)〉,《臺灣教育》130: 21-26。

青木繁

1939 《臺中州獎勵林木造林要項（第一編）》。臺中市：臺中州愛林組合。

侯宗亨

1933 〈園藝の指導に就いて〉，《臺灣教育》369：65-68。

芳賀楸五郎

1909 〈學校園に就いて〉，《臺灣教育會雜誌》84：24-40。

1917 〈都市の美裝〉，《臺灣農事報》133：12-17。

周寵僊

1914 〈兒童教育上園藝の必要あり〉，《農窓會報》3：9-11。

宮坂千代哉

1933 〈校地の利用に就て〉，《熱帶園藝》7（3）：178-180。

海山郡教育會

1933 《昭和七年度小公學校研究蒐錄》。臺北州海山郡：海山郡教育會。

柴山鶴吉

1931 〈學校園と人格の養成〉，《熱帶園藝》1（1）：19-20。

堀川安市

1933 〈學校園植物の名札について〉，《熱帶園藝》3（9）：269-271。

新竹州時報發行委員會

1939 〈實業教育生品評會開催〉，《新竹州時報》21：62-63。

新竹州廳

1922 《教育論文集》。新竹：新竹州廳。

福原與之助

1933 《學校園藝要綱》。臺北市：日刊新聞和同通信社臺灣支社。

鈴木利次

1937 《公學校男子農業教授細目 第五六學年用》。臺北市：臺灣子供世界社。

1937 《公學校女子農業教授細目 第五六學年用》。臺北市：臺灣子供世界社。

渡部春歲〔藏〕

1905 〈學校園の設置を望む〉，《臺灣教育會雜誌》45：6-8。

渡部湖村〔春藏〕

1910 〈學校園補遺〉，《臺灣教育會雜誌》104：27。

臺灣教育會

1914 《公學校教授要目第二篇（代謄寫）農業科裁縫及家事科》，頁 1-14。臺北：臺灣教育會。

1939 《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

臺灣總督府

1914 《公學校農業教授書第三學年用》。臺北：臺灣總督府。

1914 《公學校農業教授書第四學年用》。臺北：臺灣總督府。

1914 《公學校農業教授書第五學年用》。臺北：臺灣總督府。

1915 《公學校農業教授書第六學年用》。臺北：臺灣總督府。

1923 《公學校理科書編纂趣意書》。臺北：臺灣總督府。

1930 《公學校用農業書 卷一》。臺北：臺灣總督府。

1930 《公學校用農業書 卷二》。臺北：臺灣總督府。

1936 《臺灣に於ける學校園》。臺北：臺灣總督府。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1913 《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九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1927 《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十四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

1928 《臺灣地方制度法規輯覽（昭和三年版）》。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部學務課

1913 《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九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

臺灣總督府營林局

1920 《臺灣行道樹及市村植樹要鑑上卷》。臺北：臺灣總督府營林局

1920 《臺灣行道樹及市村植樹要鑑下卷》。臺北：臺灣總督府營林局。

川上瀧彌著，蔡思薇譯

2020 《椰子的葉蔭》。臺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周湘雲

- 2012 《日治時期臺灣熱帶景象之形塑：以椰子樹為中心的研究》。臺北：國史館。

喜多明人

- 1986 《学校施設の歴史と法制》。東京：エイデル研究所。

田中千賀子

- 2009 〈学校園概念の成立：1905年学校園施設通牒をめぐって〉，《日本の教育史学》52：4-16。

末武美佐

- 2014 〈臺灣近代園藝的倡導者——芳賀鋏五郎〉，《臺灣學通訊》80：8-9

江佩津

- 1996 〈日治時代台灣的農業教育〉，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文期

- 2005 〈日本領臺時期的實業教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明勇

- 2008 〈從植物園到愛林日：近代臺灣植樹制度與愛林思想之建立〉，收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殖民與近代化論文集》，頁215-236。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周湘雲

- 2012 《日治時期臺灣熱帶景象之形塑：以椰子樹為中心的研究》。臺北：國史館。

周婉窈

- 1997 〈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第三期「國語」教科書的分析〉，《臺灣史研究》4（2）：7-55。

周慧茹

- 2012 〈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理科教育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佩賢

- 1994 〈塑造殖民地少國民：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 2001 〈台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立(1895-191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 2005 《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森下一期

- 1989 〈普通教育における職業教育に関する一考察：1911(M44)年小学校令改正後の高等小学校の実業科を中心に〉，《名古屋大学教育学部紀要(教育学科)》，35：225-249。

黃清舜

- 2019 《一生的回憶》。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詹茜茹

- 1992 〈日據時期臺灣的鄉土教育運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The formation of campus landscape in Public School during Japanese Ruled Period.

Chun-Yen Lai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schools during Japanese Ruled Period, plantings such as flowerbeds and green trees began to appear in the campus landscape.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process of the school ground. To clarify their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through regulations, education journals and Public Schools files. "School Ground" may include various plant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places in the school. In 1905, Taiwan's education research began to discuss the setting of a "School Ground", gradually positioning the cultivation of "beauty perception", "diligent ethics", functions as "science materials" and "experimental crops" and "improve Agriculture skill". Among them, "experimental crops" refer to the improvement of local crops through planting experiments and attempts to plant tropical plants introduced from Southeast Asia and other places. "Improve Agriculture skill" explicitly means that the education of Public School intends to cultivate basic human resources in rural areas and is more colonial than Japanese or Taiwanese Elementary Schools that focus on planting flowers and plants. For Rulers, the campus area is a tool different from textbooks, guiding students to conform to the education concept of the government through visual and labor education. After the regime change, the characteristic of campus agricultural education disappeared, and the existing landscaping still preserves the aesthetic disciplin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given new educational indicators.

Keywords : School ground, Campus landscape in school, Space arrangement,
Senses discipline